



请为擂茶放声歌唱

□ 范剑鸣

那手中的擂杖，那双腿夹住的茶钵，那旋转的手势，是我们熟悉的。当然，这个“我们”限于赣南梅江流域生活过的人。但那身装饰是陌生的：青花布衣，菱角头巾……在21世纪20年代，这已经不是日常生活的装束，而是特殊场合才会出现的表演服。

眼下这个场合，当然算是特殊的——小城的新文化馆落成不久，其中的非遗馆别有韵味，吸引了众多游客。在新鲜时尚的现代文明之中，这座非遗馆走向岁月的背面，打开陌生而熟悉的时空，让人们看见过去，看见乡愁。这里有赏心悦目的民间舞蹈与戏剧，巧夺天工的手工三维钢模雕刻、草竹编、根雕与灯彩制作技艺，古韵悠扬的古文说唱，惟妙惟肖的木偶戏，引人入胜的苏区红色戏剧，美味的传统特色食品，宏伟壮观的“祠堂”模型。

擂茶，作为非遗项目不算是最特别的。小城坐落在绵江边，而擂茶是西北偏远乡村的习俗，为此小城对擂茶是陌生的。但这种特殊的茶饮在现场制作，在现场推介，在现场品尝，就变得热闹好玩了。何况，那位制作擂茶的客家女子一身表演装束，一边舞动手上的擂木，一边放声歌唱。

这是特殊的茶歌。一边擂茶一边唱歌，歌声在茶香中飘荡，在光影明媚的现代化场馆内弥漫，人气聚了起来：“打采红井水，擂制客家茶，远方客人来我家，拉拉家常说说话……”那擂木在茶钵中旋转，像古诗中的胡旋舞，其实这是一项累人的活，手中的劲道和茶钵的吃力，只有制作过擂茶的人才能明白。也许是习惯成自然，总有人愿意把辛劳转变成欢乐，比如山歌，比如茶歌。这位青花布衣的中年妇女，显然就是这样的人。

是擂茶好喝，还是茶歌好听，游客一时说不清，也不必分得清。一打听，这位客家女既是小城山歌队的歌手，又是擂茶制作非遗项目的传承人。她叫陈丽华。十年来，她的生活是被擂茶和山歌改变的。

陈丽华娘家在瑞金大柏地，后来嫁到叶坪山岐村。丈夫曾宝明是个司机，常年在外出跑运输，十年前又到广州从事装修行业。陈丽华也跟着去了广州。两人已在广州购房安家，但陈丽华看到家乡发展得好，就回到了小城，在景区卖起了旅游产品。这时，客家山歌队也在景区红火起来。山歌队是小城有名的山歌手周含笑发起的，学唱的有100多人，核心的十来个成员组建了表演队。陈丽华也加入了歌唱的行列。陈丽华唱山歌不是最好的，但做擂茶却是数一数二的。于是，山歌队表演便增加了一个节目，一边制作擂茶一边唱擂茶歌，由此成了山歌队的压轴节目。

在客家风俗中，擂茶用来安慰劳作，山歌用来提振精神。在赣江源头，在山水之间，赣南正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，正需要这些茶饮和歌声为之助阵，为之鼓劲。陈丽华没有想到，这些“土得掉渣”的擂茶和茶歌，却受到了热烈欢迎。文化节、聚会，红色景区，乡村旅游，农家乐餐……青花布衣随着擂茶香气，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，既有义务表演，也有商业演出。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，陈丽华很高

兴找到了自己的舞台。为此，她对擂茶的传承和发展，又多了一个心眼。

她太熟悉擂茶了。她从小跟着奶奶耳濡目染，熏陶其间。娘家大柏地紧邻宁都，自然深染梅江风俗，擂茶就是其一。奶奶姓杨，叫杨美莲，当年家在大柏地院溪村罗田。讲起擂茶就喜欢讲起红军，讲起大柏地战斗。奶奶固执地认为，当年就是擂茶喝热了红军的身子，是擂茶帮助红军恢复了信心，是擂茶鼓舞红军取得了胜利。

那是1929年的除夕。陈丽华听奶奶说，那天红军来到村子里的时候，他们家刚刚准备好年夜饭。那一天，奶奶家杀了一头猪，做好了香喷喷的茶泥，烧好了火，备好了米果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乡亲们见到了陌生的红军，纷纷逃进深山躲避。著名的大柏地战斗后来载入了史册，载入了领袖的词典。陈丽华当然知道，那红军是朱德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，从井冈山下来一路突击，饥寒交迫，而乡亲们留下的擂茶、米果、猪肉等年夜饭，正是红军最渴望的食物。红军走后，奶奶和乡亲们发现了红军留下的借条。不久，红军真的回到了村子里，在大柏地圩场上摆起了“胜利台”，让乡亲们前来兑换借条。奶奶当年接过手中的两块银元，惊喜异常。后来红军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，苏区干部下乡进村，帮助老百姓插秧收稻、挑水砍柴，乡亲们总是以擂茶招待。红军就把擂茶叫作“劳动汤”“红军饮料”。

通过奶奶，陈丽华知道了擂茶中的“红色基因”。她虽然自小熟悉擂茶，成为非遗传承人之后，还是认真“进修”了一些理论知识，在非遗馆讲解起来，就更得心应手了。这不，在非遗展馆中，陈丽华不但为擂茶打开了歌喉，而且开启了讲座，成为驻场的民俗专家——

“据史料记载，客家先民从西晋中原地区开始，历经五次大规模的迁徙，为躲避战乱，在生产劳作中也积累了独特的饮食文化，擂茶就是其中之一……“山高路陡林密，气候潮湿多雨。擂茶具有清热解毒、强身健体之功效，一碗擂茶消除一天疲劳，一碗擂茶清除一身疾病，一碗擂茶让人体魄健壮……“山上的茶叶、田里的生米生柴，洗净以后放入擂钵，利用钵体直条槽纹，再用擂杖沿着钵壁不断地运转磨搓，过不了多久，待擂钵里的原料变成了稠糊



的青色浓浆时，冲入滚烫的开水稍加点油盐，这就是最早之味道鲜美香气四溢的擂茶……

“擂茶习俗传承久远，至今仍有很多乡镇保留这一习俗，成为待客的重要方式。每逢婚嫁寿诞、乔迁满月、亲朋聚会，必以擂茶相待。一碗擂茶，一首请茶歌，彰显客家人的醇厚与淳朴，表达对客人的敬重与热爱……”

陈丽华的歌声与讲解，引来了阵阵掌声。这掌声启发了陈丽华的思路。走出了非遗展馆，她想到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客家擂茶坊。她注意到，小城以擂茶为名的餐馆不少，但专门传播非遗文化的擂茶坊却没有。她决定自己开办一个，尝试制作真空包装，探索擂茶的保质期，要把擂茶推向更广阔的市场。非常幸运，她得到了丈夫的支持。

丈夫前几年也回到了小城。那次从广州回来，正好小城开发了“红井步行街”文旅项目，趁着金秋时节办活动，客家山歌队在红井步行街演唱。丈夫原是前去看热闹的，却被现场演出的剧组看中，临时被请上台表演一个唱赞节目，深受好评。丈夫的文艺才华被激活，从此大受鼓舞，也决定留在家乡开启另一种生活模式，跟着陈丽华加入了客家山歌队。当然，丈夫也就支持了擂茶坊的创业计划。

飞速发展时代，总是会给予人们意想不到的舞台。一年前，小城一家大型红培机构请上门来，邀请陈丽华夫妇到红培机构去“上课”。那是特殊的劳动课——讲解擂茶制作。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，被赣南的擂茶制作吸引。当然，吸引他们的，还是陈丽华的民歌和讲座。古老的风俗，古老的手艺，在新时代的“追光灯”下，绽放出动人的风采。

有时候，学员们静静地观赏。只见陈丽华手持擂杖，腿夹擂钵，有节奏地舞动擂杖，时而高山流水，时而鸾凤和鸣。不久，学员手捧茶碗，相视微笑，主人添满这碗百那碗，欢声笑语如茶水鼎沸起来。知味之后，学员们却又听到陈丽华开讲了：

“擂茶功效奇特，食用方便，可荤可素，可粗可精，加入不同的食材，会有不同的功效。春夏秋冬四季轮回，不同季节加入不同食材，春夏温热常用鱼腥草、艾叶、薄荷等原料防暑祛湿，秋冬季干燥就用菊花、金银花等原料滋阴润肺，冬季寒冷便加入桂皮、胡椒、肉桂等原料驱寒保暖。也正因此，擂茶不仅能生津止渴、清凉解暑，还有健脾益胃、清肝明目、养生保健等功能……”

乡风民俗

“赤脚医生”

□ 何智勇

“赤脚医生”，顾名思义就是平日既要赤着脚下地干农活，又要为村民看病的人。他们虽是医生，但又身兼农民的身份，要从繁重的农业生产。在那个交通闭塞、缺血少药的年代，“赤脚医生”是村民健康的“守护神”。

一支体温计、一副听诊器、一瓶红药水、一包医用棉签、几支注射器、几盒药片、几块消毒纱布……外加一个贴着红十字标志的药箱，基本上就是“赤脚医生”的全部家当。

印象中，不管东家有什么感冒、咳嗽、拉肚子，还是西家有个头痛、脑热、跌打损伤，不管刮风下雨，还是炎夏酷暑，总能看到一个背着红十字药箱、脚步匆匆的汉子。哪怕是寒冬腊月凌晨两三点钟，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他就要一骨碌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，拿起药箱，手提马灯（现在是手电筒或矿灯），深一脚浅一脚往患者家里赶，引得一路狗叫不停。那个时候只要深夜听到狗叫声，就知道是“赤脚医生”又出诊了。

摸摸额头，翻翻眼皮，瞧瞧舌头，量量体温，最后在屁股上扎一针，开一至两个疗程的药，临走时反复叮嘱要多休息，要多喝温开水。

“赤脚医生”在村里一般人缘较好，家境也较殷实。我们村300多户千余村民，所有的人都请“赤脚医生”看过病。碰到家里正好有刚刚出缸的米酒，又有两三个下酒的菜，在主人的热情相邀下，“赤脚医生”也会半推半就抿几口。冬笋炒腊肉、辣椒炒土鸡蛋，再加香喷喷的菜油炒花生米……“赤脚医生”没少吃，村民往往以这种朴素的方式表示感谢。

我们村的“赤脚医生”何水根今年68岁了，20世纪70年代开始行医，轻言细语、和和气气，村里谁家有个小病小痛，他往往召之即来，来之病除。小时候，细皮嫩肉的小屁股每年都要被他扎一两回，每每总是哭喊着：“我不要打针，我不要打针……”眼眉尚未流出，针头已经拔出，有点胀痛，似蚊子轻轻叮了一口。

前不久，新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来势汹汹，年逾古稀的母亲尽管居住在山清水秀的蒙山脚下，还是中招了。当日晚上11点多钟，发高烧至39.3℃，水根医生闻知，第一时间穿衣起床，冒着严寒，背着药箱，打着手电筒，三步并作两步从村南往村北赶。两三天后，母亲在电话中说：身体好多了，不要总惦记！

春节期间，我偕家人回村。村支书告诉我，那段时间，是水根医生依然在尽心尽力地呵护村里的留守老人。

城市色彩

居北记

□ 张小圈

从南昌来北京工作已经半年多了，对这座城市慢慢从隔膜变得熟稔。8点，对习惯晚睡晚起的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考验。每天当我匆匆冲出住处后，立刻陷入浩瀚的上班人潮中。二环内不到20分钟的自行车程，密布着将近10个红绿灯。骑车的人格外多，大家努力拂去一夜困顿，在每一次蹬踏时全力以赴。我常疑惑他们怎么能在没有倒计时显示的红灯前，准确估算绿灯开启的时刻。仿佛短跑运动员一般在心中倒数，然后迅捷起跑，带起一缕疾风。偶尔也会有“抢跑”的，本就拥挤不堪的街角顿时一片慌乱。挥舞着小孩的协管员大声喝止想要跟从效仿的人们，他们只好硬生生地捏下刹车，讪讪地等待绿灯亮起。这样短暂的静默无疑是令人焦虑的，我不安地拿出手机看看时间，却感到脚下有隆隆的震动。一定是有一辆地铁刚刚驶出附近的站点，满载的乘客，也如路口的我们一般睡意蒙眬，却依然对新的一天充满了期望。

北京纵横平直的道路两旁，还保留着许多遮天蔽日的大树。阳光被叠叠的绿叶筛成无数细小的光斑，跳跃闪烁着，投射在行人的背影上，将每条街道变得妙趣横生。无论哪个季节，大树总是在掉落着些什么。春天是杨柳絮，飘飘忽忽地扶摇直上，伸手去抓是够不着的，不经意间却发现衣襟早已挂上了一缕。夏天是金黄的槐花，尤其是傍晚的一阵雨后，将密密的一层委顿在地，任由经过的车辆行人将它碾落成泥。秋天银杏树叶掉落果实，一颗颗小圆球挂着白霜，沉甸甸地坠落到地面。有爱好养生的，拾满一袋果子就带回家熬煮，据说果肉内微寒，而果核对健康大有益处。2022年的冬天北京一直没有下雪，我很好奇雪后大树下会有什么，是被大雪压弯的

一根树枝，还是在严寒中屹立挺立的一抹新绿？真希望我能有机会看到大树在冬天送给我们的礼物。

北京的公园极多，而且大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四下一望，山是明朝垒的，还嵌着块元朝的砖；树是金朝种的，还为清朝的皇帝挡过风。就连面前的一泓湖水，看似波澜不惊，碧波下却沉淀着不知多少兴衰更替。最妙的是，这里处处有出处，却一点也不摆出德高望重的架子，而是舒展身姿，继续托托今日的生活。于是，在皇家园林里随兴散步，或是沿着古大运河畔晨跑都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。有一次看到山下壮观的广场舞队伍，让我一时有些恍惚。前面就是巍峨的山体，山脚下就有崇崇自缢的遗迹，原是不可轻易踏足的皇家后园，承载着多少历史的幽秘，如今却回归到它的自然属性本身，见山只是山，一草一木不问来历，只为一支热烈的舞蹈平添风采而已。于是无所谓古今，红墙碧瓦，即便已流转经年，仍只是当下的寻常一隅。想到这一点，我偶然在公园的草丛中发现断壁残垣，也不再像从前那般大惊失色。不用深究它蕴涵了多少故事，只要欣赏公园的美景就行。

北京人对运动锻炼有着很高的热情。去年初春时我刚到北京，路过市中心的小河畔，就看到几位年岁不小的大爷戴着泳帽、光着膀子一头扎进了水里，毫不迟疑地向前游去。当时乍暖还寒，水面上依稀还有些浮冰，我裹着羽绒服还觉得寒冷彻骨，真不知要多强大的意志力才能完成如此壮举。天气晴好的中午，也经常能看到附近上班的人们并不午睡，而是相约着出来散步，三三两两地挽着手低头笑谈。有的会特意换上一身利落的运动服沿着附近的街道绕圈慢跑，同时用手机的运动App进行记录，中午的一小段闲散，也能完成一次减脂增肌的功课。傍晚的长安街，总是云集着很多骑行爱好者。暮色四合，晚霞明媚，宽阔的街道庄重大气，骑车经过尤其让人心旷神怡。路面上的骑行者有的穿戴着全套骑行服，使用专业自行车，更多的人骑着各色共享单车次第行进在这条著名的街道上，在经过天安门时不约而同地眺望那壮美的城楼。此刻消灭了多少卡路里已经不重要，内心的自豪和充盈才是大家来这里骑车的原因。

南北风物各异，居北思南，我想，我会发现更多有关两座城市的差异。

江西是个好地方

古榕、银杏与红豆杉

□ 王芸

那株古榕停在路的中央，古城墙下新铺的路面为之向外弯曲一个弧度。她雍容舒展，蔚然气派，粗拙的树身由一脉脉茎干抱结在一起，须四五人展臂合围。她伸出长而多姿的手臂，仿佛一手挽着古城墙，一手牵住赣江水，铺展的树冠荫蔽了不小的地面，有阳光的日子，透过枝叶筛落下来的满地光斑，悠晃灵动，仿佛一处潜时光深处的通道。身边的城墙和赣江比她古老。最初，奠基于北宋熙宁年间、夯土筑造的城墙绵延三里，中结城门四座。赣江以丰沛不羁的水势冲刷江岸和土城墙，土城墙几度翻修又几度塌损，直到明正德年间，新一任知县桑翊仿照南京的城墙，改造为砖城墙，方有了这经得起风霜剥蚀、洪水冲击的筋骨，挺立至今。砖城墙有城门六座，朝向赣江的三门：观澜门、五云门、芙蓉门，以容纳那时来江边码头流流沓沓的商贾与货物，南来的、北往的，无不是经由这三座城门吐纳。最繁盛时期，云集而来的船只无法靠岸，一直铺排到江心停泊。那时节还没有这棵榕树，她在100年后的万历年间，被一位顺赣江而来的福建商人手植于此，寓意吉祥。民间素有“榕不过吉”之说，这棵榕树却在吉安的地面上生根茁壮。古榕树下曾是码头，她看尽了这江面上的繁华与萧瑟，也看尽了人间的沉浮与冷暖，看透了世事的喧嚣与清寂，看清了时光的满溢与虚空。她读取她的心思，只能看见她巍然挺立的姿态——300年间，无法以强劲的生命之力，牢牢地用根须抓紧这片土地，同时向外竭力伸展虬曲的长枝，让自己长成了这座名为万安的小城绕不开的风景，长成了她绿幽幽的深情眼眸，长成了她气定神闲的心魄，同时给小城人以荫庇，以清凉的慰藉，以精神的有力支撑。

正寅年夏日，我与之劈面相遇时，禁不住心旌摇荡，一再为之回眸。仅仅一棵榕树，就轻易俘获了我对这座小城的好感。

梅雨时节，雨意紧紧相随，却不漫漶成灾，与漫山层叠、深浅交杂的绿意相宜，使之带有了新鲜、洁净的质感。我们走在凌空架起的玻璃栈道上，水波模糊了脚下深邃的绿。远处起伏的绿色山峦间，氤氲着似有若无的云雾。蝉在鸣叫，不知藏在哪根树枝、哪片树叶之后。它的叫声与前一日在柏岩仙深山中听见的蝉鸣不同，少了野性多了绵软、婉转，后者的鸣声仿佛原生态的山野高腔，粗刺刺的高亢、猛烈，让人担心那深山之蝉会不管不顾地叫破嗓子。有同行者说：不同地方的蝉鸣确实不同，她留意过，比如庐山的蝉鸣，五声短一声长——此时在高岭，耳听得蝉鸣声声，与眼前的景致如此相宜，与新修成的柏油小道、仿鸟笼形态的度假小屋，与浓浓文艺气质、翻旧为新的幢幢民居，与湿润的空气、幽静的山中环境，与夹杂草木气息的清透空气，浑然一体。还有那散落在路口、山坡、屋后、水畔、田埂上的60多棵银杏树，“高村起炊烟，岭上铺黄金”。这高岭之上的村庄，这群山环抱的村庄，这被千百种草木恣意装扮的村庄，“黄金”就是那些银杏树。不能不说，这是大自然对这座村庄的恩赐。

村名高岭，相传是唐朝政治家、军事家郭子仪的后裔，从赣南迁徙至此，也将银杏种子带到了这片土地。迄今最老的银杏王，已有1200多岁；400岁以上的银杏树，有25棵。我们到时，并非高岭最美的时节，也并非银杏最耀眼的时段，但棵棵银杏树挺拔向上，不似榕树横向铺展，而成为一方景致中夺目的“标高”。当银杏树满身披挂金黄的叶片，仿佛无数金色的小扇子，在风中摇曳，那一种摄人心魄的灼目，只能用惊艳来形容。我曾在北京地安门外大街钟鼓楼一带，曾在杭州福严古寺，看见过高大而耀眼的秋天的银杏树，乍见之下，那焕然如新生般的色彩，顿时抹去了心头的丝缕暗涩。一直视银杏是具有抚慰和唤醒功能的树，这恐怕得益于她在天地间的漫长修行——银杏出现在地球上，已历3.45亿年，她经历了第四纪冰川运动，是遗留至今的裸子植物中最古老的孑遗植物。一棵银杏树的生长极其缓慢，寿命却绵长，从种子落到结出果实（白果在古代曾是皇家贡品）需20年，果实的数量也是缓慢增长，树龄40时，才可望结出满树累累的果实。这“晚熟”的树，民间称之为“公孙树”——“公种而孙得食”。一粒种子被种下，谋求的不是即时的回报，而是未来的璀璨。

针叶，褐枝，隐于几乎不见缝隙的层叠草木中，如果不是专门介绍，很难注意到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——红豆杉。曾被神舟四号飞船带入太空的红豆杉，与银杏一样经历了第四纪冰川运动的考验，依循优胜劣汰法则存活下来，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生长史，与银杏一样，也是“国宝”级植物。曾在江西遂川的大山山顶上，一户独居的农家门前，看到一株野生的红豆杉，正是挂果时，粒粒红艳的小果缀满枝头，阳光下煞是明艳。没想到，来到小小的万安县城，于一个高岭小村，与60棵银杏树劈面相逢，继而在踏田山谷中，与25万株红豆杉相遇。

据说红豆杉种皮极厚，处于“深度休眠”状态，在自然条件下须得经过两冬一夏才能被“唤醒”，20年才能挂果，40年方果实满枝。这养生园中的红豆杉并非天然，而是一位在外务工有成者，回到家乡斥巨资种植。这片将25万株红豆杉拥入怀中的山林谷地，如今解决了当地1200余人就业，其中有230户贫困农家。“公种而孙得食”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，满山遍植的红豆杉，预约的是未来的幸福时光。

古榕树，银杏树，红豆杉，还有黄檀木——那株矗立在竹林村古桥旁的数百岁黄檀，挂满了一蓬蓬嫩黄花穗，还有柏树——在烈士曾天宇故乡背村傲立的柏树，还有随处可见的高大的香樟树——她们停驻在张千载与文天祥“生死与共”、义薄云天的大道上，环绕在良方村黎光园旧址残损的玲珑石亭四周，站立在“六子参军”“八十农民上井冈”的艰难路途上……这些树木见证了万安县城的千年历史风雨，见证了20世纪初在山野深谷涌动的革命热潮、星火之光，见证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谋求幸福生活的种种努力。听当地人讲，漫山遍野的毛竹，一茬接一茬，生生不息，让不少村庄得以过上充裕从容的生活。那恍如仙境的柏岩山，牛羊满坡散养，野生茶树成排，无污染的草木和洁净的空气、高山云雾，经由一条新修的盘山公路与外面的世界联通，让住在深山的

村民靠发展油茶产业和畜牧养殖业，就能守住一片山林安然度日……万千植物依循时序自我更新，生生不息，拥有让人敬畏的力量。万木葳蕤的万安，森林覆盖率逾71%，别称“五云”，是被大自然恩惠之地，自然“万民以安”，如踞五色祥云。



第2257期
邮箱: cuiyan1972@sina.com
电话: 0791-86849202